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徐乎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王元玄嘿公參閱

劉端毅奏疏

疏

劉 玉

塞倖門廣言路疏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則群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

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侍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

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  
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  
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  
大。抵。如。此。前。之。所。驚。後。之。所。常。也。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群心益  
靡駸駸之勢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  
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  
武臣職事雖博采于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  
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夤緣戚里賄賂潛通  
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

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今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

職庶可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  
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陳治忽明忠佞疏

請留二輔

深切而簡質

尤稱諷諍之文，近於西漢

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

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

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先

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

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爲戲弄，不過投陛下

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

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爲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狗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晉者孔子爲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史合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

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倬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旣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其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

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已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昵。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悒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

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申明律意疏

申明律意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

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僞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劫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敗倫傷化，莫此爲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於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呂莒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毋孥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於律文增一強字舞文至矣滅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莒依卑幼

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疆義，糾同鑾等打劫伊兄疆預，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疆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

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地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踪隱跡，密竊而行。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強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遞減，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

不兼強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亦不免刺，豈得兼強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爲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

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况劫父。劫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

汪 奏疏

疏

汪 循

論裁革中官疏

裁革中官

此時太后內主洛陽秉政故詔書可現

臣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

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

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况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

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成文武之德，聖人羨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承先帝未行之志，自有祖宗之法度，則內監

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英宗皇帝英曆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監。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

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復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

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過秦爲譬。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爲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

得。上下交脩以成治安之明驗也。况今人事擾攘之  
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霰靈  
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  
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中國。陰  
爲夷狄。陽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  
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  
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  
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

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  
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  
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  
運，而使之轉爲泰，誠有望於 陛下與夫法家拂士  
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  
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  
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  
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  
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

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尼於近昵，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先帝之志，光復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

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爲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輸大馬之忠。而圖報稱于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徃徃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願乃不避忌諱。擦蛇頭。履虎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歿哉。願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歿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願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

實耻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  
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  
不惜萬死惟欲博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  
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爲孔孟  
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幾君所成  
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人馬  
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馮瑞儀羽公叅閱

劉文安公集

記

劉龍

靖虜衛改修祖厲河記

靖虜治河

鞏昌之北，六百里許，為靖虜衛。面山背河，地勢險阻，所以扼虜之衝，使不敢南。臨鞏諸郡，實藉是以為藩。



蔽誠重鎮也。城中居人無慮數萬口。其地無井泉。皆取給于黃河。黃河自西北來。去衛僅五里。又有祖厲河者。來自西南。經衛而東。出黃河與衛之間。水苦惡。不可食。衛之汲黃河者。必涉祖厲而後達。一遇雨潦。盛昌。則漲溢不可渡。相與恐溺而守之。其或乘淺。既渡而潦水驟至。必阻累日而後歸。其艱於水也亦甚矣。蒞其衛者。類以天造地設。非人力可及。蓋自正統初年置衛。迄今八十餘載。未有寃心焉者。祖厲之爲患亦已久矣。寧夏西路叅將路君天球。初以指揮使

縮衛印年甫及冠銳於建立撫卹軍士餽餉時給凡可節其勞省其費者悉爲之所事有不便去之惟恐不亟至於祖厲尤奮然以爲已任屬其父老而告之曰爾曹世居茲土所不便於生者惟是祖厲之患吾欲去之使爾子孫永享其逸如何衆欣然謝曰公之及此吾人之福百世之利也敢不率子弟以從乃量工命役截其上流去衛五里許地名紅嘴者決而導之使北入黃河於是祖厲不經於衛其故道堙爲平地汲者往來徑達無所滯礙遠近稱便尋遷署都指

揮僉事守備本衛謹烽火練士馬明賞罰軍政益修  
人樂爲用命虜不敢犯境有雪山其中多良田守者  
率虞於虜不敢耕治鞠爲草萊君請於總制張公世  
亨令軍士開墾爲業歲得數萬石聲譽赫然薦刻交  
至遂有寧夏之擢既去衛人思而不忘乃請記其事  
予嘉君之志識超邁而才足有爲其舉措異今所謂  
武臣者將來陟元戎擁節鉞爲國家萬里長城銘功  
彝鼎與古名將同垂於不朽必自茲始君名英世襲  
指揮使

宗人府新定條格記

宗人條格

宗人府掌玉牒事、辨其親疎遠邇而敦睦之、國家崇本支以化天下、此其先也、洪武初置大宗正院、階正一品、尋改爲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以親王委署王之、其後更以勲戚大臣官不必備、惟其人品秩特崇、序列諸司之首、重厥職也、歷歲既久、寢失其故、王者或累月一至、涉筆署銜即退歸、漫無所問、庭宇鞠爲茂草、曾傳舍之不若、府之設豈端使然哉、駙馬都尉蔡公孟陽、以弘治八年受命來督府事、謂

其屬曰事弛若此，非所以重皇族，昭令典也。即䟽數事以請，詔特可之。若附注宗支，增吏三名。知印於承差內，選補一名。紙劄給自刑部都察院。印色給自順天府，皆著爲令。待漏舊有直房，常被侵併。至是始復。又於長安左門外，授朝房一所。郊祀則奉命巡牲，分獻諸壇。歲以爲常。蓋未之前聞也。嗚呼，宗人之重，至主以親王，宜有異數，稱其名位，非諸司可班者。繼之大臣，雖迹異王執，亦宜守其職，不廢。顧茲數事，府之切務，乃缺而弗講，何哉？是固有不可稽者矣。竊聞

舊制凡宗室陳請府輒爲上達事下諸司必移文於  
府取報乃行宗室有過遠者屬之究問以聞今皆弗  
與惟籍其生薨名號以付史館則百餘年來因循簡  
畧亦已甚矣豈特數事之缺哉夫事之廢興相尋不  
得不然者勢也所以爲廢興者人也事與人會而廢  
者常易興者常難理也府之故宜多失者數事之定  
其爲力豈可少耶於是知公賢遠乎人使其用世功  
業所建當大有可觀者此不足旣也然歷事累朝顯  
被恩禮謙抑自持令聞彌著人皆歆仰以爲戚里之

盛其得此固自有具也。經歷李君文敏與公同志奉職惟謹。慮夫後無以繼公。將久而復泯也。請予爲記其事。嘉而書之。俾勒於石。

米山鎮新修垣墻記

米山置墻

高平縣之東南十里許。有鎮曰米山。民居稠密。猶一邑然。當澤潞之衝。商賈輳聚。百貨咸集。往來懋易。不遠數百里。境內之地。此其最者。第無垣墻之蔽。民每患於盜。而有司莫之省者。有年矣。正德改元。董君天粹以壬戌進士來宰其邑。下車卽詢所不便民者。或

以米山爲言。若愕然曰：茲吾責也。吾將圖之。越二年，令行政舉，蠹剔奸除，呻吟者息，瘡痍者起。民旣豐裕，乃移文當道，請墉而門之。於是畧基址，程土物，平板幹，稱畚築，量工命日。民樂趨役，不兩月告完。民以爲安。予惟治邑，莫先于安民。安民莫急于弭盜。古之良吏，所以稱治當時，而延譽於後世者，胥此焉出。此而弗能，惡在其爲民牧也。米山之爲鎮，亦已久矣。昔之宰此者，不爲不多矣。其於民患，不啻秦越。豈非闕然有待於今日耶。君爲政，惟古之良吏是期。惟民之不



寧於盜是懼，則是役固不得而違之也。其不違者，亦以制度之所當備，非以爲必可恃也。蓋自有可恃者，若王公之設險而不專於險，爾壙之崇也。曰得無可踰耶？門之固也。曰得無可入耶？枹鼓之靜也。曰得無尚警耶？人之所安，我之所虞，人之所譽，我之所懼，惠愛周矣。猶以爲未周，信義著矣。猶以爲未著，約束嚴矣。猶以爲未嚴，凡職之宜而分之得者，不遺餘力。如是，則舉四境爲邦，郭樊柳險於金湯，鞭蒲凜於刀鋸，且將無盜之可弭矣。尚足取足於一壙哉。君聲問懋。

著受知當道，屢以賢能薦聞，則去是而進陟崇要也。不遠矣。異時位高責重，用大而施宏，所謂四國於藩，四方於宣者，將有望焉。不止於安一邑而衛一鎮也。君名琦，天粹其字，世爲山東陽信人云。

序

賀少傅大司馬晉溪王公璽書獎勞序

優勞  
本兵

少傅晉溪王公，日自司徒拜司馬，於是四方多事，警報日聞，朝廷務以神武戡定，征戍轉輸之勞未息也。命下，朝野胥慶曰：休哉！其見邊境寧謐，生民息肩，相

與優游于太平域乎。公自歷郎署。即有盛名。回翔中外。餘三十年。天下延頸思朝夕。柄用立見功業之成。其愜於輿論。固有自哉。既被簡用。即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凡事關機要。決策發謀。不遺餘力。山川險易。戎狄出沒之情。諸鎮強弱虛實狀。一一如指諸掌。文臣自總制至兵備。武臣自節鉞至偏裨。率因材受寄。度地處人。悉惟其當。移符調度。遙授方畧。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功罪毋或僭差。故夫發蹤指示。及爪牙宣力之臣。奔走效用。無敢後先。雖蠻獠爲寇。自遠

五文成之得成功以齊漢爲文成舉至也

時發旋就撲滅。捷報旁午。皇上深用寵嘉。晉官錄  
廕。加以優賚焉。未已。璽書獎勵。兩至其第。若曰。朕惟  
本兵之地。奉行天討。掃除亂畧。以正邦國。厥任匪輕。  
惟其人乃克有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寢弛。寇盜竊  
發。顧以姑息。養患滋深。頃者閩廣諸省。用兵屢捷。罪  
人既得。邊境晏然。惟卿幹運樞機。美無遺策。申嚴戒  
令。一掃近時玩愒之弊。用能成功。以康四海。允副眷  
懷。卿其益篤忠貞。式弘邦政。升斯世于大猷。予一人  
永有攸賴。於是士大夫榮之。賀者相踵。公瞿然謝曰。

是惟宗社之靈、皇上懋昭神武、諸臣圖報之力、  
吾庸乎哉。龍以爲天之眷人、國家必生卓偉不群之  
才、遺之用。人君必峻禮殊遇、特示優崇、非私之也。正  
以其世不易得、所賴股肱王室、翊鴻業於無疆、有足  
重耳。自古稱治者、未有不由于此。紀傳所載、鏗鉤震  
蕩、至於今不泯、其可一二數哉。公遭際 聖明、職司  
九伐、精神折衝、風驅雷動、妖孽蕩平、易於振落。古之  
名臣、殆無以專美待之異數、固其所也。自今觀之、公  
年方耳順、筋力之強、福履之厚、夔出常格、天寶生之、

天實相之，爲我宗社計，尤爲較然。是知公之事業建於將來者，其可以涯涘窺邪。

送高憲副文明兵備固原序

固原兵備

比者北虜以逋誅之寇，敢肆猖獗，犯我西北邊，糾集烏合，抗我薄伐之師，環數千里地，皆罹其毒。皇上勤於宵旰，公卿勞於圖議，秦晉河洛之間，疲於飛輓。幸賴皇上威德之被，不旋踵，虜自悔禍遠遁。迄今用以爲安，當時有竊議者，謂犬羊犯順，乃其常性，直使邊寄皆得其人，自足禦之，師不出可也。方有事中。

鮮不斥爲迂者。及虜之退，不以薄伐，然後知其言之未可忽，而師果不必出也。何則？西北之邊，要害扼塞之處，總制兵備守禦之設，烽相望而堠相屬也。其兵之勇悍，孰與官軍？習於戰鬪，無怖心，孰與官軍？知虜之情狀，山川形勢險易，孰與官軍？乃以爲不足禦侮，至取出其下者當之，坐邊寄非人，而爲是不得已之計爾。故救患於已然，不若弭之未然之易。用人於有事，不若求之無事之工。誠得謀畧之臣，盡經畫之宜，擁精銳之卒，據形便之地，掃清沙漠，猶且決流抑墜。

五戰而至丁六

也。尙俟其闖吾門戶而莫與敵耶。夫兵之爲道。有戰之者。有所以戰之者。戰之者。武臣之技。所以戰者。非儒臣弗能也。故朝廷深致意焉。總制必儒臣。是委兵備必儒臣。是推。至遣將出師。又必儒臣。是副。兵武事也。而叅之儒臣。庸非以膏梁將種。不皆衛霍之流。而科第儒生。亦有韓范之輩乎。况夫折衝樽俎。制勝兩。嶺。顧方畧何如。殊不在馳馬試劍。角一旦之命也。然則其人豈易得。而求之可不豫哉。固原爲西邊要地。舊制兵備。以遏寇衝。秦人賴以安者有年矣。會其官

闕廷議以御史高君文明應詔命下士大夫相慶而喜曰庶幾哉無西顧之憂乎高君儒生也詩書素習禮樂素聞軍旅蓋未之學所以爲人賀者豈以其真能援桴鼓與黠虜馳逐哉此不惟其不能能亦非所貴也其服人心以屢按大藩行事皆中機宜而風采足敬得所以戰者之道云爾山川無常勝之險恃吾有不可攻之勢士卒無必勝之勇恃吾有不可犯之謀古人以聽獄用情爲戰之具禮樂慈愛爲戰之畜皆是道也茲其君所長而足當一而之寄歎嗚呼武

夫且儒生爲章句不通於兵常幸邊事噴且語難鳴  
張作氣勢不知止戈之義有不金湯而固不矛戟而  
利不弓弩而勁不戰而屈人者儒之兵也君其力所  
以戰者而不事乎戰使黥虜聞之破胆遠逝王師無  
復西指之勞武夫將關其口而喪其氣咸知儒生之  
果能爲國立大功也不其爲吾鄉人物光哉敢書以  
贈其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劉清惠公文集

疏

劉麟

積穀預備倉糧以賑民疏

積穀備賑

直隸廣平府知府蔣彬申據冀州武邑縣知縣王紀議稱本縣秋糧原額每年該二千八百餘石三年共

計七千餘石。小民輸納不前。甚至賣產鬻子。若限三年之內。積穀有三萬餘石。揆之事勢。實難舉行。乞要寬減。立爲成法。一節。爲照積穀一事。天下大命所關。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經國大計。何以加此。但地有南北。產有肥瘠。民有多寡。誠有如王紀之所論者。合無俯從本官所請。具奏量爲寬減。或將在庫一應。贖罰。變賣銀兩。糴穀上倉。一則以備荒歉。一則以通仕路。惟復別有定奪等因。具申到案。又據武邑縣申准本府帖文備奉巡撫劉都御

史案驗該吏部題奉 聖旨這行取各官仍着撫按  
官查考任內照例積穀及數的方許起送續該吏部  
覆題積穀事例戶部議行未久將今次行取官員暫  
照舊規起送奏奉 欽依准行外爲照儲積大計方  
今風憲缺官取用之日 天語丁寧垂念如此又云  
及數方許起送其綜覈名實之嚴思患預防之意可  
謂至切至重若非吏部用人之急再爲寬請則各官  
皆難起送惰慢旣彰遷除無望豈不靡然自棄雖有  
它美亦無以自贖也見今任淺未蒙行取官員可不

各思其事、及此閒暇、勤政受詞、多方區畫、不計私囊、  
每存國計、片紙一錢、俱爲儲積、損豪右之利、抑緇黃  
之濫、作奸者繩之、犯科者繩之、務使倉有餘粟、民有  
所天、災生則發賑以安人心、盜起則足食以安兵計、  
陞遷則起送不留、行取則考查無碍、不惟公私有賴、  
而上下亦交盡矣、如不率從、本院臨期亦行題請、不  
容起程、雖廷議急于用人、而虛名無實之人、亦難擢  
用、慮恐各官因循誤事、再此申明、務須勉修職業、毋  
貽後憂、爲此仰各府當該官吏、俱查照節奉 勅諭

并近奉欽依內事理原行所屬各官務要照例積穀

頓力行何如耳

聽候本院委官查盤不許虛文抵飾以舊作新以無  
爲有索民領狀冒作放支攪和糠秕以爲實數一應  
弊端俱不准理仍題問罪即行罷黜又有地瘠民貧  
極災去處備繇申來但不許一槩謬申惹咎抄案依  
准差該吏賫繳奉此案照先奉本府帖文爲勅諭

事節奉巡撫劉都御史案驗前事行令照數積穀已  
經遵行外今奉前因安敢玩視自取罪譴爲照今議  
定積糧之數雖江南膏腴之地歲歲豐登猶或難完

况江北以來，地利不同，若不分別等第，一槩取盈，竊恐徒爲張急難收後效。茲以武邑一縣言之，原額二十五里，三年扣該三萬，通計一縣丁口三萬有餘。每年秋糧止該二千五百餘石，總計三年不過七千有餘，蓋亦盡一縣丁口所輸，僅得如此之數，輸納不前，中間鬻男賣女者，已不能無。若三萬措置，已不能出此丁口之外，且措置見行之法，多在詞訟之間，使人皆訟，然亦有貧富不同，富者尚可，貧者何堪，豈能使其一一違犯，不恤其貧而必欲罰贖，以充其數，縱

使不恤。至于蕩產流移。而復賑之。是科之使貧而行。吾惠也。似非積穀本意。且守令賢愚。不能奉行。偏駁不一。切恐令嚴事急。衰懦者將引退。以避責。貪饕者或假此以營私。急于功以圖進用者。皆將不顧民命。而刻意料理。鼓舞好尚之間。追徵逼迫之下。安保不至于它虞。如逆瑾之時。徵求太急。而山東河南之寇。一時蠡起。皆其所激。征討勦捕之費。與措置之入。其利孰多。事勢或致如此。本欲濟民。而反病民。本欲弭變。而反致變。于此必有稱停損益之法可也。若此數

此亦當慮之于邦所謂天下危札也

不足。陞遷不得離任。行取不得起送。繼是任者。亦不能神運鬼輸。以足其數。亦惟甘坐罷去耳。爲今之計。必分別南北。計歲豐凶。量減分數。立爲成法。其罪人紙米。悉令納穀上倉。不許折收輕價。以圖侵漁。贓罰銀錢。及變賣贓物。隨時變賣議糶。不許久貯。以致花費。如此。則倉廩雖未充盈。而有司猶有善政。生民之福也。爲此合關本縣。煩爲轉達。裁處等因。備關到縣。具申到臣。已經牌仰本官。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惟國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天。經制之大。儲蓄爲上。

故將欲安民者，必先積穀。但百里之外，風氣頓殊，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使九州一律，勢豈能同。若北方郡縣，每里必取一千五百之數，十里百里，以數而推，地至百里，糧至一十五萬。北方里社戶口幾何，生產幾何，常賦幾何，詞訟幾何，是就其耕桑所入盡數取之，不足以充前數。即以武邑一縣言之，原額二十五里，二年例該積穀二萬五千，常出常賦三年不過七千餘石。今欲至二萬五千，則是額外巧取，倍于常賦數多。其他州縣亦多類此。况是以十年爲率，災傷

推笑燎然足塞司計之口

俱半。又勢有所不能行者。積穀惟詞訟一事。其言爲正。但有力者少。無力者多。近有事例。雖有力亦減。若令事事輸穀。人人贖罪。則貧者死于縲紲。猾者逃于異鄉。本欲積糧。而其源反塞。非計之得。此外又有勸諭一途。不過望門橫索。未免濫及無辜。加以官貪吏弊。其害不可勝言。昔也止于貧者不安。今也富者亦無不病。尤爲失計。縱使用刑勸諭。一切不顧。而見行之數太多。亦恐未足。本官有見于此。所以關申詳切。揆之事勢。委有不能。若謂成命已下。不敢阻違。而大

勢相懸。難于責效。循良者累歲不遷。橫歛者胥讒致  
慝。蓄積未盈。本根先瘁。國家一舉而理財用人之  
道皆廢。誠可憂也。爲今之計。必須俯鑒北方地瘠民  
貧。將前項積穀之數。或照所辦秋糧以爲贏。縮又視  
災傷輕重以爲行止。十里以下。議積糧一萬五千石。  
改積若干。二十里三十里以至七百里八百里。俱各  
以秋糧爲則。照前遍減。如每歲納糧千石者。止可令  
但。低。每。縣。米。行。得。實。即。照。秋。糧。之。半。亦。可。也。  
其積穀九百石。八百石。秋糧萬石。令其積穀九千石。  
八千石。而百十皆然。又不及數。方照前議。夫復何詞。

中間又有水旱蟲荒。兩收無望。仍與官民分豁。小飢則發銀遠糴。大飢則開倉議賑。不必更拘前數。以恤貧民。其應否分豁。即照奏勘災傷。以爲分數。如此則事有本末。政有差等。官不民力。經久可行。再查直隸保定六府。見今數年水旱相仍。而大奸大盜。縱橫之後。民之憔悴。其在北方。尤爲特甚。欲議積穀如數。必須仍待豐年。見今勅旨已布。雖竭力奉行。不過理刑贖罪。盤驗賠補。常行之數。安能便有厚積。惟是巡撫以來。禁約諸司。不敢擅興工作。裁抑浮費。月稽季

考一錢寸帛囊括在公除起運糧站等項額例不敢  
輕重者聽其轉解外其餘百計清查但有贏餘上倉  
入庫一一查盤封號計今所積除已經放賑開除不  
算外見在倉糧共四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三石有  
零自巡撫以後日月所積約有二十萬餘石銀兩亦  
除放賑修倉修庫等項開除不算外見在鞘封及新  
收未曾入鞘一應可以糴穀官銀通計共該銀十萬  
一千五十餘兩遵照勅旨就此區畫救時之意莫  
如議糴雖前項銀數不多而費不煩公歛不動衆損

上益下計出政平中熟而糴擇地而行擇戶而授每  
有其人則善政也否則為厲焉  
銀一兩糴穀三石每一上中人戶領銀不過三十兩

糴穀不過百石或者以為價減斗增比之望門勸罰

不為無故即使穀價稍貴斗石稍增每銀一兩所增

三斗六斗有事而發悉以為民不為太甚但前項銀

兩儲積一方命脉全在于此括索之煩怨有所集今

欲倒囊動支誠非細故况此本六府掌印各官經收

就令支銷出入一人之手必致事久難明合無 勅

下戶部選差公正主事一員親詣各府望秋糴買督

率各該官吏搶揚播晒潔淨乾圓仍預先定擬何處地僻有糧儲穀空少尙處地衝糧少儲穀空多斟酌分派已定倉廩已修者如法鋪墊未修者一面完修若廩座不穀亦許量爲增益臣已預先行屬整理未盡其修倉糴糧地方廉幹官負俱聽本官從空定委奸貪誤事者悉聽拘提叅究臣亦多方覺察從公區處事完之日將支過銀兩糴過糧數通行造冊回奏不足之數許待豐年仍將舊積糧數通行查盤另廩收貯仍將新買舊積糧數分別明白置立木牌書記

各厥之上。以便查考。其盤驗若侵欺短少。悉聽本官  
拿究追賠。如此則任土立法。政有可經。以義制利。官  
有定守。理財用人之道。一舉而兩得矣。

清解納以塞弊源疏

清解納

該本部營繕等清吏司案呈伏覩大明律內一款  
凡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不分首從并計贓論並  
于右小臂膊上刺盜官錢糧三字四十貫斬又一款  
凡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  
論罪并于人臂膊上刺盜官錢糧三字八十貫絞又

一款。凡各處徵收錢帛買辦軍需成造軍器等物。所在州縣交收。差有職役人員陸續類解本府。若本府不卽交納。差人轉解。勒令人戶就解布政司者。當該提調正官。首領官吏典。各杖八十。若布政司不卽交收。勒令各府就解部者。首領官吏典。罪亦如之。其起運官物。長解官及解物人。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者。計所損之物。坐贓論着落。均賠還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若起運官物不運本色。而輒積財貨于所納去處。收買納官者。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一欵、凡送本戶應納稅課物、及應入官之物、而隱匿費用不納、或作損失欺罔官司者、并計所虧欠物數、准竊盜論。其部運官吏知情與同罪。又一欵、若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而未入倉庫、但有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貸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又一欵、各衙門收支錢糧等物、若監臨主守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又一欵、監臨主守將係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轉借與人者、雖有文字、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其非監守之人

借者以常人盜倉庫錢糧者論。若將自己物件抵換官物者，罪亦如之。又一款，監臨主守，若將侵欺挪移借貸之數，乘其水火盜賊，虛捏文案，及扣換交單籍冊申報，瞞官者，竝計贓，准監守自盜論。同僚知而不舉者，與同罪。欽此。又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處徵收在官軍需物料，應該起解銀兩者，即係腹裏去處。若有監守盜銀四十兩者，錢帛等物，值銀四十兩以上，常人盜銀八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八十兩以上，亦照前擬，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爲照前項律例，備載斬

絞充軍徒流之罪、不爲不重、但稽考無法、蔽癩已成、上下同風、不行舉正、若不及時立法查處、則將來之廢、不止于今、照得本部每年歲派題派額辦一應工料價銀、并本色物件、俱經通行浙江等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各府州縣、明文已到、而過期不完、或已徵解、差用非人、致被侵盜、又有假捏批單、公然附卷、而恣意侵分者、或已差人、而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因而逃避、人文兩不到部、或領運官物、而原解私自變賣銀兩來京、又自收買物件、以圖獲利、因而遂將銀

兩花費亦久不完，或被徵收，委官及戶長收頭攬包，已收在手，不行交官交庫，隱匿費用，故意延捱，希圖赦免，或經該人負，不卽起解，私自借貸挪移，如此奸弊，千緒萬端，不可枚舉，雖本部不次查催，而各該司府等官，視爲泛常，全不舉報，以致年復一年，愈深愈痼，遇有各項急緊工程，只得借湊庫藏，別項官銀接濟，事至于此，則出納不正，徵補不明，其弊不可勝言。祖宗任官置簿，興事勸工，其意似不如此，若不呈乞稽查，責令完報，則曠繆之罪，何由可贖。臣看得工部

本折色銀料。取之天下。其行有二。歲派題派而已。常例常入。一年一派。相襲而行。則爲歲派。因事興工。不時又派。特請而行。則爲題派。是乃小民供上之常。非私濫無名之取。若官司徵解及崑。則小民輸辦不缺。奈何各該司府官員。體國幹事者少。欺公苟祿者多。又有釣名飾詐。罔上營私者。一身之廩。皂輿馬。靡不豐備。而公家之宗廟乘輿。城池兵甲。則爲不急之務。有論皆云。損上益下。臨政率多干譽玩公。又有貪污之徒。身自剝取常例。却將正數料價。厚其所私。因

令起解不念民膏民脂悉舉而委之飢鷹餓虎逆知  
侵盜明與作成此又該司令呈之未發及究所由皆  
本部稽查無法故也。本部常年派下司府惟知已解  
已到者收受而已然不知不解不到者何因。司府常  
年起解之後惟知有批單者銷繳而已然不知無批  
單者何故。蓋中外遼絕兩不究心所以奸頑乘隙恣  
行侵盜仍有不才之甚者與此輩通同爲弊展轉彌  
縫苟有若人則弊端膠于有位又安望其振作舉行  
所以本部清查無復開報歲復一歲積弊相仍誠爲

可恨爲今之計。莫若申明律例。早定綱維。以致謹將來。除嘉靖四年以前拖欠者。備行巡按衙門拿問。區處外。斷自嘉靖五年以後。見解未到新工待用之數。本部置立工料本折色起解文簿。每司二扇。府各二扇。循字一扇。環字一扇。總于各布政司收發。無布政司者。各府徑收。輪流倒換。各該衙門遇到仔細收閱。但有起解本部本折色銀料。開寫原行硃語。仍立前件一行二行空白一行。明開某年月日。并官解姓名。其布政司有應該動支本司官庫銀兩辦解者。照式

開填。本司簿內倒換。兩廣雲貴四川福建程途寫遠銀料不多。年終一次差人賚換。不許遲至正月。其餘司府州縣。俱限半年一次。差人賚換。上半年六月以裏。下半年十二月以裏。北直隸大名等府。俱限三箇月一次。季終賚換。順天府。間月一次。月終賚換。以四六八十一二爲定。循去環來。或與戶部文簿。并令差人賚換。永爲定規。本部如遇循字簿到。即于本部選委勤謹監生。督同該吏。查理明白。逐一填註某項工料已到。某項未到。仍于環字簿內。一樣填寫。各司官

調卷查無隱漏。註寫某官。照例相同。呈堂驗實。果無  
差漏。發付原差人役。賚去。司府州各該掌印分管等  
官。收執查出。延捱過期者。除水程之外。又加限一二  
箇月。人批不到。卽係侵欺。就便拘拿官解的親家屬  
監。并完納候批單至日。辨驗明白。方纔疎放。仍于簿  
內填註下落。若官解侵費。亦就拏究罪。如前項律例  
監。併完納施行。其賚送文簿過限。先將差來人役送  
問。各該司府官吏。叅行撫按官提問治罪。其嘉靖五  
年六年七年坐派明文已到者。行令查出。卽便如式

填寫不許分毫遺漏。前項一應侵盜縱容奸弊許諸人許告。所在官司卽行聽理。此等法程創立之初。若非仰奉天語。嚴加戒飭。吏民解官解戶。不知警畏。而撫按諸臣。不卽奉行。文具雖繁。無益于事。伏候命下之日。本部造成前項簿籍。刪削略節。告示底式。行下各該衙門。曉告愚民。責令官吏。如法過期。倒換本部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并巡按監察御史查照奏行。本意嚴督司府州縣等官。但遇本部派到各項工料價銀。并本色物件。已徵者作

急起解未徵者嚴限追徵過限一二箇月不完者府州縣徵收委官住俸半年不完者府州縣掌印官住俸一年不完者布政司掌印分守官住俸俱候物料解部之日呈請撫按衙門方許開支住過俸糧不得冒呈幫補俱備咨部其府州縣徵收誤事委官亦聽司府官從重究問監候家屬杖限立完若容令包攬委托非人司府自行作弊欺公玩法撫按衙門叅奏拏問巡撫巡按務要着實舉行毋事姑息一年一次回奏巡按候事完回京之日奏報况循環到部事有

遲悞而奏無罰治。自有 聖明垂照。雖本部亦難辭責。候每年將終。本部通將各衙門。各官欠數查出。舉其尤甚者。移咨吏部黜降。再照前項廢墜之弊。雖稱府州縣大小官員不職。至于大綱不舉不正。實緣布政司掌印佐貳。及各府掌印正官。苟祿因循所致。本部查出各官廢弛數多。抗違有跡者。若倒換文簿。故○無○一○事○可○行○甚○可○恨○也○不依期而填寫。又不依式者。是有心廢法之人。亦就移咨吏部。將各官嚴加考覈。年淺而素履謹愿者。可改調邊方無事衙門。以稱其簡僻之才。年深者遇缺

暨免推陞以責其理辦之効。候其完辦到部之日。行文吏部序用如常。前項查理之法。本部亦要每年一次舉奏。俱以次年二月爲期。如此則中外流通萬里如見。而工職庶少修矣。

奏建節慎庫疏

建節慎庫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奸弊。在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營官員收管之際，多方掊剋。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爲奸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奸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

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着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各該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爲四司、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昔、蓋有大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官監查之例、其庫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牆限隔、別無中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各司不敢逕入解官解戶、不

赴前庫亦已年久。但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  
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浮謗易生。違違正官有  
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際。昔論偶及。無以自  
明。皆因查理以致如斯。請官監查。義意最善。但路  
道不便。相應計處。欲將本部大庫。量加修葺。比照戶  
部太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  
庫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短巡之法。量設聽事鋪  
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郎中員  
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一名。

知數及辨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所議。不爲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循庫外墻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爲門道。庫官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改爲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可改爲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六九月。曉告納戶。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于支也。該司轉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

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十五日為常。一年既周。舊管

新收。開除實在。聽本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

一二年一次。隔別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正支

銷。其合用籍冊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并公會筆

炭許于此內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原收原放官負

身任其咎。庫門并內外牆門。責委虞衡司掌管。仍赴

堂驗封鎖鑰。遇委官到庫。稟堂方開。或責令提督侍

郎封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與庫藏無干。而在庫

收受者。與派徵隔別。一官不到。則鍵鑰不啓。一工不

皇明經世編



劉清惠集

建坊傳庫

六

平露堂

今幣炭如洗。因無有侵。瀆

之患。但神廟時法。網寬覆內府之財。至無其而

昔不加。糶今不加。並何耶

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本。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巡視典守。親筆書判。方纔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覺舉。其循牆南北。設立更舖各一。于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內。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敷。聽于各該廠局看守。又將本部巡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攷。伏候 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爲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房。以爲廳舍。將各項朝房一間。改爲門道。空缺之處。補築墻垣。官吏行

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前。許于本部勘合科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行。其關防有未盡事。聽臣等臨事損益。另行具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察。百年徃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有忍渴迴車之義。亦可以少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于萬一矣。奉 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

訪易生覽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情宜逕自損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爲照庫藏旣立當揭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旣設當給印信以防奸弊且庫旣在部堂之後鑿駕庫之西則腹背空虛前議于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有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讀 聖旨

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公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空濫興工作，以節爲本。又于收支之際，不空橫取悖出，以慎爲上。名爲節慎，意義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裁。乞爲上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之名，出于胥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旣特設官負收放卷吏，隔別必有關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庫名未降，則印信無憑。鑄造，况此庫一歲之間，月無虛日，而出入浩繁，動累千萬。今該司奉 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

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于餘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奸弊亦永絕矣。緣係傳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是庫名與做節慎。欽此。

應詔陳言疏

清理雜派

營繕清吏司案呈云云。伏承明命下臨。曷勝感激。連日調集簿冊。揭查得本部一應工役雜派。皆繇內

府監局題奉 欽依行之本部本部覆題行之天下  
良以內御尊嚴而綸音渙發或派徵未到那借已入  
二月之絲五月之穀率以爲常于此每切痛心無從  
下手雖知民貧雜派當減而不知何物可減已知歲  
凶工役當罷而不知何工可罷苟利因循積成深痼  
今日民不聊生臣等豈能辭責茲欲即分緩急亟議  
節省如大旱之得雲霓而一雨沛然豈不痛快但事  
關監局頭緒頗多工役勞拏有似緩而實急者有似  
急而實緩者又有一工而緩急相半者推而至于雜

派其勢亦然。豈敢截然分別。徑行節省。爲今之計。莫若審度公私之力。參以沿革之宜。求其成額。量加減抑。通行主典之人。于供辦俵散之際。各查緩急。而自爲減殺。或謂衆輕易舉。又令每人每事量加。如此則緩急得宜。而節省有漸。事無窒礙。而公溥可行。今有截然可急而不可緩者。臣等先行開豁。如悼靈皇后陵域之工。惜薪司柴炭之派。皆仍其舊。已不敢妄煩。天聽其內官監等監。成造家火金箔鉛膠顏料羊毛牛皮麂皮松栳榆椴木等料。軍器局等局成造。

盛甲旗牌筋鐵翎鰓等物。雖係年例。名數浩繁。一一較量。互有緩急。冗瑣難分。今年各該監局未曾題派到部。卽有到者。日亦未久。不曾派行事。猶可及乞

勅下各該監局。各遵德意。念此災傷。生民不幸。至于相啖。工役雜派。豈可拘泥常年。合照成化弘治前年分適中之額爲率。于此審其急者。量減三分之一。至于緩者。則許其減半。又其最緩。則停派一年二年。若然。賜減一分者。民蒙一分之惠。減其半者。則民之受

賜亦已半矣。全與停罷者。則民之蒙惠亦然。所奏節

省本意。雖古先哲王恭儉之道。未能盡然。而天下生靈。汜可小康。再有不堪。或令查奏未備。如造酒家火。掠馬索麻之類。許令臨事稱停。陸續釐正。期在皇澤霑濡。羣生溥洽。使敷天之下。咸知大聖人布德同春。而枯槁回生也。如各該監局。失于查照。或喜事貪功。或拘常習舊。仍欲工繁派重。以致皇上悞與准行。許令本部覆題改正。又不知遵許聽言官論劾。必使上無虛文。下霑實惠。則庶幾乎古先哲王敬天勤民之業。若斷然行之不疑。有淪膚浹髓之妙。雖神禹

惡衣服早宮室之盛。何以加焉。今將本部工役雜派。并應停應減緣繇。開立前件具題。

計開

一傳奉事修補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等陵墳前件。臣等看得此工。宜緩前項陵墳。玄宮幽壙。本自安固。止爲殿宇門墻。觀美不備。本部已嘗題請停工。未蒙兪允。後因冬寒。比照 悼靈皇后陵役。停工之旨。具題方蒙賜允。不過暫停。節奉欽依。又諭令待春和舉奏興工。不許違悞。欽此。近該內官監手本到部催

修爲照 悼靈皇后陵役工程煩費已甚官軍困苦亦久一工未畢卽興一工似非今日恪謹天戒深恤民隱之意况值災傷重大不敢派徵小民伏乞 聖明降旨停罷將拆卸之處量加苦蓋以待豐年。

一御馬監監丞郭鑑題稱添蓋 悼靈皇后果園菜

園房屋共六十二間座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空緩凡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見今果木未有萌蘖而輒行蓋造房屋事誠可緩若謂栽種長養及整理菜畦姑用墻垣遮護房屋之工伏乞 聖明降旨停罷待

果實有成之日另議。

一織造局節差陝西南京蘇杭織造內臣四員前去  
監織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空緩近因科道等官建議  
本部覆題奉有欽依將陝西織造太監梁玉取回其  
未完者責付鎮守太監陸續織造又將此項銀兩動  
支以濟彼中之急臣等聞之陝西軍民以手加額歡  
呼振動今照南京蘇杭二處織造與陝西事體相同  
彼中亦有守備內臣可付况今日災傷比初尤甚而  
各府正官尚且免其朝覲以撫民人其急可知二處

織造內臣伏乞 聖明許照陝西一例取回。未完者亦付彼中守備鎮守等官織解。惟或盡行停止。實足以昭 陛下恭儉事天之實。

一針工局。間年題派成造年例內官長隨內使冬衣紵絲綾紬荒絲折熟絲綿共二萬八百九十七疋斤兩。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擅難分別。其費算該京價六萬一千九百四十七兩二錢五分。前項冬衣。先年俱該會支各庫物料。成造冬衣折散本邑。近來俱作會支。奏討折銀。遂爲常例。至今派天下

于贓罰銀兩支解。緣各處庫藏空虛。人民相食。賑濟尚且不敷。有何官銀可解。以至全無解到。本部那借別項料銀。六萬之多。豈能容易處補。見今空乏。將盡且既不成造本色。則針線之物。豈煩公辦。伏乞 聖

明敕下司禮監清查。各該俵散人員。須照天順以前年分額數。又于此內分別何者當急。何者當緩。將最急不可緩者。查出實給若干員名。念此災傷重大。諭令題派。量減三分之一。豐年照舊。其餘可緩者。改令間年一俵。悉于內庫會支本色。其事故冒支者。于法

有碍。不問災豐。一體罷除。俱候該監奏請定奪。

一內官監成造修理家火事。派出杉檀槐椴等木。青  
綠顏料。金銀錫箔油漆紙竹篾蒲稻草生熟鐵炭灰  
等料。共三百二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九根片箇斤  
兩張。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無從分別  
算該京價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三錢。此外又  
有本色庫廠放支。不在此數。而派徵至于如此之多。  
且歲歲造派。豈無一半家火見存。若能新舊相兼。其  
料相應。議減伏乞 聖明勅令減半。該監將不悉之

物暫免修造。又查驗先年造辦家火，係鐵錫竹木，在  
有可用者，許其相兼應用，派行折半兌除。

一光祿寺每年題出修造供應器皿。天順年以前傳  
聞數少，但卷案不存，無憑查照。成化十二年，取用器  
皿最多之日，查有定數，總一萬件。本部成造七千。南  
京成造三千，合之共爲萬件。至弘治二年，又准添造  
始至一萬一千。本部造該八千四百件，南京造該三  
千六百件。近年以來，常數之外，又立預借名色。嘉靖  
七年，借過嘉靖八年者，四千九百餘件。每年竹木油

漆羅絹緞等項共七千七百三十四件。合用杉板油漆金箔銀珠羅絹等料。共六百六十六件。合用銅鐵錫料。共四萬五百三十七斤。前件臣等看得此工難緩。此料空節。莫該京價共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六分。爲照前項器皿甚多如此。一年之內。豈空便壞。縱有損失。不過三四。而尚有七百。可以攬修。再進一萬二千之數。比之先年。已爲過多。今又立預借之名。任情浪費。所謂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者矣。蓋緣禁御之中。難于點視。飲膳所到。逼近尊嚴。食器俱朽。

者有之。燒毀折裂者有之。蹂是金珠布漆。化爲灰燼。公侯監署。得藏禁器。生民膏血有限。官府費耗無窮。不可不爲之處。伏望 聖明敕下光祿寺。今後務加愛惜。責令將用過舊器發出。以備修補。每年本部止造七十數盡卽止。如新者進十。則舊者發七。不然亦發五六。次年造送之日。除餞金器皿。係供御俱新造。遞用外。其餘光素硃紅者。則新舊相兼。亦可以節省一倍。著爲成例。七十數滿。不得預支。仍勅該寺巡視御史。按季點查具奏。如此則天物不至暴殄。而小民

供器有常數矣。

一司設監成造牀帳氈簾遮陽簾氈毯等件合用羊毛皮張綿絨柴炭松栳等料。共七十八萬五千三百斤張根。前作臣等看得此工空緩。筭該京價一萬三千九十兩。前項器物間年派造。以嘉靖六年新造至七年乃成。迄今未久。豈必盡已腐壞。縱有缺損。亦不過十之一二。卽欲計料補修。亦不過十之一二。况先年存積未壞者頗多。今值災傷。伏乞 聖明敕令免派。

一兵仗局坐派成造軍器水火炭石灰共一百四萬斤臣等看得此派難緩者但查有處補可免派徵除石灰四萬斤水火炭五十萬斤刑部贖罪囚犯內撥納外其水火炭五十萬斤每年分派順天等府辦解仍該京價一千七百五十兩今各處災傷合儘數于刑部贖罪囚內撥補伏乞 聖明勅令該局暫將今年免派豐年仍舊。

一巾帽局爲年例事坐派年例紗羅皮張等料共四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一疋張斤截三分五兩二錢

八分前件臣等看得此工緩急相半。本部擅難分別。其費算該京價八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五釐。卷查除與上年相同不開外。其白硝鹿皮比常多派一萬九千三百五張。羊毛多三千斤。水膠三百斤。白生素平羅多一十七疋。共多銀一萬一千五兩三錢。伏乞 聖明特勅司禮監官查出。見今各用之處。何者當急。何者當緩。當緩當急之處。實該若干員名。務照天順以前年分額數。將應給之人。諭以災重民貧。各減三分之一。料派所減分數亦同。司禮監先行具實。

上請。若近日多派鹿皮羊毛平羅等物，係妄增非舊，不問災豐，一例除革。此項正德十六年詔令會同查理，先儘在庫本色不敷者，將沒官贓物俵折實憂派徵之重。今未舉行，反又加派，似無紀極。相應量減，以便遵行。或再寬年分，以蘇民力。

一供用庫每年題派散木生熟鐵柴炭等料，共六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七根斤段片箇。前件臣等看得此工似不可緩，但所派過多。查得前料該京價銀四千四百八十六兩八錢，其用不過爲打造香油一事。

如板箱先年原計八百箇。至嘉靖三年加造四百九十九箇。實增大半。又如生熟鐵器等件。恐無年年盡廢之理。而乃年年全辦。縱有不堪舊廢殘缺。尚堪折造。年年有進無出。其積必多。伏乞 聖明勅令該監從實查奏。先將妄增板箱徑自革除。柴炭等料。念災三分減一。生熟鐵器。定以幾年一次。行部新舊攬修。一內官監修造淨車一百九十五輛。前件。臣看得此派。互減卷查修造淨車五年一次。先年原議用銀二千二百五十兩。派行府徵銀解部。該監領銀自造。至

嘉靖六年。又奏添銀五百兩爲照修理淨車百十年來相乘之數。奈何一二年間。遽爾增銀五百。伏望聖明勅下該監。止照舊額。不必加派。

一修蓋倉廩事。京通二倉。每年該修倉。貢外郎主事計派柁木等料。共六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根斤。前件臣等看得此工難停。此派可緩算。該京價銀二千四百六十三兩七錢五分。本部已將嘉靖八年物料。共通行免派。俱于舊管項下取用。若有不敷。即于軍辦數內取用。俱照前免派。候舊料用盡。軍辦不足之



日許行部議擬上請。

一明節省之要。蓋省節須計有無以爲損益。夫監局累世累年。派解不絕。如皮張絲線顏色等料。不拘本色折色。月轉歲解。積之內藏者。不可勝數。若不通行內外厥局。盡行查出。雖蒙聖諭諄諄戒令節省。然而有無不通。臣等何憑計處。如皮張有餘。而或每歲又徵。或木植不足。而或頻年不解。有而又加。則濫取傷民。缺而謀減。則廢弛誤事。二者皆未合理。今災傷重大之日。濫取尤非所宜。若欲取下節省。適中必須

內藏清查得實伏望 聖明選差司禮監忠謹老成  
官員將各該監局通查累年收貯一應在官本折色  
銀料數目其實奏 聞其在外者則會差科道等官  
一體施行俱 勅行本部紀之卷冊凡遇題派到部  
卽查其物有餘則稱會有議支某物缺少則稱會無  
議派如此則有無相須君民一體今日所謂緩急不  
分而自得矣不然則官有餘貨野有餓莩未足以爲  
應天弭災之實臣等不勝拳拳之至

一清緩急之源夫內府監局工役雜派自有緩急非

臣等所得盡知。合無自今伊始。凡有工作。俱自該衙門先期上請。勅下本部。奏差科道官。公同內外委官。從公估計。料無冒破事。非得已。然後會本具題。內外相同。仍聽本部斟酌議覆。然後派行天下。如此則慮終于始。而緩急辦于未然。節用愛民之議。至此始備。臣等于此。尤不勝拳拳之至。嘉靖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悼靈皇后陵域工程。惜薪司柴炭。派納金山陵墳。俱照舊。果園菜園房屋罷。其餘工程。准待年豐舉行。其應該減免。定立年分派辦。并成造。

器皿修理倉廩等都依擬行新派妄增之數查出改正明省節之要清緩急之源准議係內府監局的着司禮監會同該管衙門用心查理着實舉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劉清惠集  
卷之一

清澤集

三

平露堂